

孙彦日记

一九六六年

编辑：孙冬哲

2025年9月喜马拉雅有声书版

1966年1月1日

我爱我的祖国。

祖国年轻、健康

羞红的脸蛋儿象早晨的太阳一样。

祖国永远这样，

这样，

她永不变样。

精神爽，力量强，

她是宇宙的好姑娘。

(同时记)

1966年1月1日

一天的收获

出家门，找朋友，转步冲，重游母校，问候师长。出此，奔河西，寻到訾老师家。

师生一见，不胜欢喜。谈笑风生。师淡毕业时，做下乡动员工作情景，不胜感慨。

同学三年，表里不一，宁在家中徒过，不去农村。或人阶级界限混淆，迷惑于眼前小利，丢掉前途。

师去家18次之多，终未见其面，避而躲之。此人为马淑兰。其隐瞒成分，其继母虐待之，在校不愿居家中，立志独立生活。不想，父母几句怨言，意动其心，而悔之。此之大错，错在今后怎么办呀？轻轻一女子，继母安的何心肠，怎不想。

团员刘海生，其父小商业主开染衣店，自私自利，其姥爷，旧社会的地主流，旧意识雄厚。其母喳喳哄哄，亦一流也。据说，其姥爷曾对訾老师及另一个去动员的人说：“我学过武术，一顿能吃四张大饼，你们要不走就揍你们。”说罢，示威一样地站起来，欲往厨房取菜刀。另一个同志（参加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上前去，一抓拽过那老人，这一老人不过只剩下一堆骨头架子了，未费多力便拉回来，说：“你坐下别动手动脚的，告诉你，日本鬼厉害不？我们打倒过；美国鬼子厉害不？我们也打倒过。别说你一个人，再来几个，也是白搭。告诉你，现

在不是过去了。”那老八经这一说，气馁了许多，老老实实坐在那里了，其父更是尖狡。先说已同意了去，后又改调，还蠢想要挟于我们，不回家赖在工商联，我们将计就计，他不过是个骗子，吹牛家，中夜又溜回去了。刘，终未去也，其与父母界限不清，他危险。母亲就是个“尖嗓子”“哭骂女人”。

魏勇群，坚决不去，父亲打他骂他，老师动员，白废。他跟动员他的老师：“警老师以后你别总找我父亲，惹得他白天工作不好，晚上又休息不好。有事找我本人说。”其父是厂长，党员。终未去也。

……还有

情况真复杂呀！

可我却无所知，亦不相信。然而事实已经讲话了。

我心中不算平静，“思想工作主要啊！”

1966年1月4日

作文开卷考

今年语文改试开卷，时间为一天，早8点至晚8点。我早已做好了草稿，但由于在考场上想多修改一下，占用了不少时间，一共抄写了八个多小时亦未抄完。最后，李老师让我明天交，我拿回去写了。

开卷考试好，我们完全不能受到束缚，我们的神气不那么紧张。党的教改精神真正棒！我举双手赞成！

我的这次作文又是“长”，不好啊！（27页）

（作文名“学习中的哲学”，副题“正确的学习目的从何而来？”）

1966年1月5日

今天考政治

考试仍是开卷，不过时间为一上午四节课。铃声已响了，我还在忙于写作文：响了半天，我还未写完。心想别写作文了，快写政治吧，又忙忙拿起政治试卷动笔，心当然不那么集中了。四堂课，草草写完，写得不好，帽子大，身子小，题目为“教改中两种思想的斗争”。实际上，我写得斗争不突出。

写完了，我自己首先有这样的想法，但想，改是不行了，添更不行了，时间来不及了。交上吧，等假期好好写一个以补之。

考得不好，不完全我的思想有问题，我有些问题都意识到了，但未写出来。

可怕了，我政治思想可走下坡路了。“停止！站住！”我狂喊着，这样的后果，我再也不要了。

1966年1月6日—9日 复习

紧张又松弛的复习开始了，我看不少人根本都不当回事，胡说八道，为革命而学的目的早飞了。这些人是前途渺茫的。

1966年1月10日—12日

简记考试

今年的期末考试是不够好的，政治已考糟了。尽管我不气馁，但知识不过硬呀，物理化学数学，这三门我认为也是差得很，当然分数是一方面，主要是考时，我的思路很乱，有点慌（我不是怕不好的分数而是“不过硬”）。

化学先考，题目较多较乱（这是老师出题的问题），我左忙右忙也不行，做这题想那题，问答题占用我的整个考试时间的大半，计算题相对一比，那可真谓轻松之至。尽管时间多，但答得很乱。不好。

物理试卷中大部分题都较好做，我很快就作完了，唯有第六题是问答题，又使我花费了很大的劲，是这样的：

“某人体重 50 公斤，过滑轮（安在比人高的地方）对人的拉力是 40 公斤。人站在地面上，求证、此时人对地面的压力是 10 公斤。”

证明我有点挠头，心里是明白，但一用符号来论证，就糊涂了。（不行用文字叙述）

唉：这题我未答对。

苦练！一定苦练，不见硬功夫不休。

——数学是不太好的，作题的时间简直不可想象。前五题用了 50 分钟作完，后一题 50 分钟没做完，结果白丢了这道题。其实这道题并不难，问题在于我的思路乱，辅助线乱引，没个头绪。（不谈此题了）

矩形的周长一定，面积最大时其边长为多少？

我以为此矩形的边的几何平均等于算术平均（实际是等，但用在此题需证明，我未也），列一方程为：

$\sqrt{ab} = (a+b) / 2$ ，这是前五题中作得有些问题的。

考完了，检查一下，这汇报成绩是不太好的。原因，就是个人主义的作怪。个人主义真是个大害，无处不“显跃”，无处不在。可谓坏透了。

1965年1月12日

今天就放假了。

昨天听李校长的国内外形式的报告，今天上午讨论了，又讨论了假期的打算。

我下决心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尤其是“二论”，并以此指导学习，指导工作。团支部也这样布置了。

也许我不幸，眼镜不巧弄丢了。鬼知道哪儿去了。我只怀疑有人给偷去了。这个人是在社报米文平之子——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给拿去了。你也许不信，但我可以说说。

11日下午在电影院听报告之后，看电影《黄沙绿浪》，一直看到晚六点多。回家，吃饭，出门。奔盟图书馆，未停，又转步到报社去洗澡。此时澡堂中，唯有他一人。我将大衣脱下，挂在衣架上，就去大便，约有10多分钟。我回到澡塘，他出来，我未细看。我去洗澡，只我一人。洗完穿衣回家，哪也未去。回家未干什么，就寝。今天早上学，发现眼镜丢了，不仅如此，还有一枝钢笔（不太好的），二角钱。

当然我随便怀疑人是不对的，但这件事确叫人不解。

不过以后怎么办，我想这样，一方面自己找，另一方面，可以隐晦点问那个小孩。实在找不到就再配一个吧！不然眼睛是不允许的。

眼镜的历史

暑假去呼兰，在哈尔滨配的，时间是1965年8月11日，两眼都是125度，无散光。

至丢为止时间为正正5个月。

眼镜没了。假期的一些活动免不了受点影响。不能不说有点苦恼。

1966年1月13日

半学期结束了，我的高中学习生活半年了。总结一下，主要有一点。

转变——挫折——再转变

这两个转变是极不同的，一个好，一个坏。开始，脑子里有了个人主义，结果思想受到挫折，觉悟，返醒，再转变到正确方面来。

也就是，不重视主席著作学习，结果工作学习搞不好，吃了苦头。认识到必学主席著作，下决心，刻苦学习主席著作。

学习《实践论》知道，一个正确思想的形成是经过多次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反复才实现的。在这个反复中，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挫折，对于形成正确思想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就某种意义来讲，它将比一帆风顺有益。

1966年1月15日—20日

“柜台生活”五天半

春节就要到了，商店很忙，学校组织了一部分高中学生到各商店去帮忙。我被分到东山下的四商店卖货。

8点多上班，5.6点钟下班。我和另外3个男同学在外面负责卖冻货：冻梨、冻柿子、枣、榛子、栗子、瓜子等。

以前我没干过这活儿，五天多的亲身体验真叫我留恋“柜台生活”，这工作给我以教育和启发。

※ ※

没去之前

我真有点瞧不起店员，怎么想也是“没啥”道理。我懂，但实际上我是不懂。这次去参加实际工作了。

业务技术

一句话，不熟练。秤杆子拿不准，不高就低；账算得不快，不保质量；各种物品的大概情况不知道，只能卖，不能讲介绍；不善于接待应付顾客。一句话“外行”。

结论：这也不简单啊！绝非我想的那样，这里面也充满了学问。有技术、修养、博学等几方面问题，当一个合格的店员也不是十分容易的。

顾客

商店的对象就是顾客——各种各样的。有的觉悟高，不挑挑拣拣，而且关心我们——在外面卖货的人的寒暖，对我们一再照顾，并提合理化建议，例如，劝我们换着班在里屋去暖烘，不要一起挨冻。有的觉悟低，卖东西挑一遍又一遍，在称上打主意，磨嘴，多了，少了，价钱贵贱，那种负责态度可真叫人“钦佩”，对我们的态度也是冷淡，哪里管你冻得如何。说实在的，接待这些人，我心里有点忐忑。不过这也是一种锻炼。要想在现阶段使群众的觉悟水平提到相当水平，那也不现实。我以为对我们来讲这是种“风雨”，一种见识。

一次，我给一位顾客称榛子，他说要五角钱的，我边称边计算斤数，嘴里还默念着0.39元一斤，0.2元半斤，0.11二两半多点，一共0.75斤多点……那个顾客一听，问：“多少？”我忙答（未细考虑，顺口而出）：“7两半多点。”“什么？！三角九一斤，五角钱才7两半？！”顾客有点火了，我一听吓了一跳，可不是给算错了，赶忙改答：“不，噢，一斤二两半。心慌意乱，心里羞愧。”

有的人买葱（冻的），他把上面的干叶子都掰掉，光剩下“白棒棒”，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可我们有时就只好开口说话，“严面”还是不行。

还有难应付的就是说“小话”的人。我们是来帮忙的，只管收钱，付货，记本，

一切按手续。可有些人专找我们说“小话”“摆可怜相”。尤其是卖葵花籽，这是供应物品，凭副食证，每人二两半，有的人提早买了，没到过年就都吃光了。又转悠到这儿，想再买点，你听他说的：“小兄弟，再给我约一斤吧，前几天买回去的，都叫孩子们吃光了。这会儿看人家孩子吃，挺馋的，再给约一斤吧。”“不行。要是都这样，怎么能够呢。”我们不答应。”“面子事，看在小孩的份上给约点吧，其实缺一斤二斤的没啥！”你看他那“乞讨”相，真叫人进退不得，想答应又怕出事，不答应，他还这样纠缠，也怪可怜的。他说话的声很小，别人听见，这就更显得他可怜了。刚欲动手给他约，这时店员来了，他知道了说：“不行。”我们闹个大红脸。以后再遇此事，我们便公开推脱出去：“我们是帮忙来的，不能做主，你去找那个店员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碰到很多，棘手的事——有趣的事。

关于店员

和我们一起卖货的店员叫韩有财，人称“小韩”。二十多岁吧，很直爽，干脆。办事很麻利，人情也不错，和谁的关系也不赖。说话听上去好象很严厉，但并不吓人。有时竟象个小孩似的（他已结婚了）。他对我们很关心，但他也有点不好。就是见了熟人无话不谈，什么“姑爷子”（此人为商店的一位女店员之爱人，也许是未婚夫）还有很多，有许多是不中听的。我较讨厌。太不正经了。“走后门”在他看来，在商店里不可绝，也绝不了。所以我们眼见着不少走后门的。还有店员们买点什么比较随便，无论是新鲜货，或是供应货（凭证），他们可以畅通无阻，我看见有好几个店员“无证”买了二、三斤葵花籽。还有其他的一些较少的东西（干豆腐、大鲫鱼、好苹果）。关于国营商店的关系，各地商业部门的贸易关系，他认为也是为个体的，本位的，只管本企业单位获利，不管他部门失利。他还说：“这些事，我们不管。有经理呢，仅正是这样。”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我反问，他说我不懂。

我不相信他的关于国营企业间的关系（商业部门）的言论和看法，但我现在无法解释和反驳。难道社会主义性质的商业部门可以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部门间的关系类同吗？不可能！如果公私合营、或是合作社等等有这种情况，我倒觉得这可能，其实他们也在改造着。

商店中大部分店员对我们都很热情，风格也挺高。

国家——商业部门——群众

人们生活的物质资料大部分的要由国营企业生产出来，经过商业部门，变换给人民群众。这时，商店便成了重要的交易所、枢纽。生活在此时此地是离不开商店的。人们和商店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或者就某种意义来讲是鱼

水关系。

商店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应重视，自己瞧不起自己更不应该。

店员中若能多一些李素文该有多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商业企业貌然一新！

附笔：顺记一些人物和事情

和吾同去助商的还有一人，曰朱永兴。此人甚怪，圆脸，浓眉，大嘴。戴一顶黑色铮亮的卷羊毛皮帽子，青色小大衣（夹克），项围蓝色围巾，衬衣为黄色军衣，青棉裤，蹬一黑色油亮皮靴。

有一日，他班班主任庄洪志老师来看他们。他得知，风一样跑到商店里屋。伸着个脖子，招呼庄老师说：“庄老师来了，买烟吧，有高级的。在那儿。”抬手一指，他的嗓门真大。于是他便成了“向导”，也许庄老师并非来看他一人，但他却围着庄转，嘴皮子一刻也不停。开始我还听清了他说些啥，后来也就听不清了。

回家的道上，他贴身于庄老师，左右转，“庄老师到我家去吧，我家就在这儿。”一句话嗖的一下便说过去了。“不行，庄老师今天有令，六点钟要去开会的。”和庄同来的一同学忙说。“去不去没啥，庄老师不参加也行嘛！”朱又绞嘴了，后又问：这个会重要嘛吗？保密吗？等等。我讨厌。

哦！我差点忘了，他还有一块手表，动不动就捋起袖子，我们常向他问时间。十足的流氓气派。

来这帮助商店卖货的，还有外地来的，和别的学校来的一些女同学。他便成了说客，颠颠地献殷勤，阿谀奉迎。本来人家就厌恶，他却想讨人家喜欢。

这个人初中时受过学校的处分，后来解除了。滑头油脑。

※ ※

1966年1月19日

我们外面的货摊上顾客稀少，我站在柜台里面，眺望前方。一个黄衣服女性映入我的眼帘。她的侧身使我惊讶，我心情一动，几欲出口，话语涌上喉口：“芮……”音未出，便顿，细看，此人不是，我不认识。庆幸及早止住，责备性急莽撞。那人侧影甚象芮素春，穿戴也似，难辨。莫不是思念芮素春，而使视觉与思维暂离，我明知芮是不回家的（军队学校的规矩）然而当时却忘了。

芮素春，我们曾在一起工作，甚久，谊深。

20日下午，2时多，全部服务时间到，结束了。四商店经理夏永贵和小韩领着我们所有帮忙的人开个座谈会。会上有个叫夏风方的同学发了言，很有意思（其

中一段) (她, 我不知是哪个学校的, 反正不是外地的, 很大方): “.....我们总结了几条(给店员): 度量要大, 思想要红, 手要稳, 脚要勤, 嘴要甜, 秤杆子要过硬.....”我也谈了这次劳动的收获。

今年,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工作, 以后要常来帮忙。明年, 或者说暑假再来。再见了, 第四商店的同志们: 我们回去了。

天寒地冻冷风吹, 革命不怕苦和累。
燃天烧地云烟飞^①, 心甘志莽笑语翠¹。

《露天卖货》

①天冷, 我们的柜台里, 自己找个破铁桶, 放进木头, 点燃以取暖, 驱寒。常常烟雾腾腾, 呛得人争不开眼了

1966年1月20日(大年三十)

访友度“三十”

所谓“三十”, 实际是“二十九”, 今年没“三十”便替。

从四商店回来, 途中与显昊商量, 约好晚饭后我去找兰义, 再同去找其, 共去沃玲家玩, 看望沃玲同学。

至家中, 吃罢饭, 等七时, 揉面, 剁馅, 忙至十时, 方得出门。寻兰义、至昊门。已睡, 喊数声, 不应。乃商议: “罢! 去也。”于是乎, 我与兰义二人去沃玲家。其未在家, 出去了。我们出门便欲走。忽见一伙人说笑而来, 看去, 乃是欲寻之人。喜出望外, 去沃家, 地方挤些, 就转至孙维贤家。唠嗑, 喧寒, 互相问候。久别半年, 相见格外亲, 沃玲比前胖了, 个子未长(长了也微小), 音未变。她在“建筑工程部八局八公司技术学校机三班”学习, 校址在包头。学校很好, 设备也好, 属于半工半读性质。校长、党支部书记都很老了, 有的老红军, 有的是傅作义部下的团长, 有的是八路军, 军人作风很浓。待人平易, 可亲, 无拘束, 好极了。每每讲话更动听: 刚劲, 激人。同座的还有孟曙光。谈学习, 谈生活, 该进步, 谈环境, 谈风景, 谈旅途见闻, 谈新学友, 谈心得体会, 美不胜收。我们听的都有些痒痒的, 神往了。尤其是在北京的逗留。何年何月何日我能去北京一次呢? 我什么时候能亲眼观赏这伟大祖国的心脏呢? 我不知想过多少次, 又梦见了多少回。

一直谈到2点多钟才散。晚餐时间已过, 补吧。

¹ hui, 释义 1. 〈书〉振翅疾飞的样子

回家后又玩到六点才睡觉，我没睡成，吃早饭了。

1966年1月21日—24日

拜年

到邢老师家（看望邢老师，已经连续四年了），朱子贵亦在。同行有兰义、王显昊、沃玲。谈话时，邮递员送来一信，是何文平来的，真巧还有沃玲的一份，真是万里有缘，偏在我们在时信送到。拜年来，还有一些比我们年级低的同学。

（初一）

到学校，李开明老师那里，吃葵花籽，玩了多半天，晚上才回去。刘家广三点才去的，我12点多去的。我找刘，不在家，去体育馆。（初二）

去石国荣家，柳永德、靳淑珍家，黄菊芳家，芮素春家。靳不在家，家门敞开，空无一人，我们咳了一下。黄家挤满了同学，她原班（三年四）的同学：李志厚、林化龙、卢玉彬、梁庆国、吴春兰、于桂芝、扈书文，等等。

芮家正吃饭，我挺不好意思。拜个年，坐了一会。和其妹素英说了几句话便走了。临走，她妈指我说：“他就叫孙艳吗？”人答：“是。”（初三）

初四那天，家里人都去串门，到车站史景学家去。留弟在家，我去陈瑞银老师家。陈家真远，在南门处石油大队家属宿舍那儿。我挨门逐户问了十来家，费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陈的家也从武汉搬来了。有爱人（教师，健康小学），妹妹（念书，14岁了，四年级），父亲（老了，五十多了）。其原家居住农村。吃糖，吃“蓑饼”——据说是此北方原料、南方作法。类似大果子（油炸的）。其父正作一条面，我来了，停停，陪我吃，喝茶。——这可能是礼节。陈未在家，我从12点一直等到晚9点，才见到陈老师，好苦啊！陈之女，晓红，三岁了，会唱好多歌。她的说话我好多都不懂。晓红却回答说：“你的话我也不懂”逗得我笑开了。记得在64年的时候，我们见过陈之女与爱人，小孩还小，但也会跑了。现在更伶俐……

1966年1月25日

Яблочко яблоня

短文: «Яблони»

Старик сажал яблони. Ему сказали :

– Зачем тебе эти ялони? Добго ждать с этих яблонь плода, и ты не съешь соних яблочка.

Старик сказал:

– не съем, други сведят, мне спасисо скажут!

编者译：（苹果 苹果树

短文：《苹果树》

老人在栽苹果树。有人对他说：

“你种这些苹果树干什么呢？要等这些苹果树上结果子还得好长时间，到时候你也吃不上这些苹果了。”

老人说：

“我吃不上，别人会吃上的，他们会谢我的！”）

这个小故事真好，文字浅显，寓意深刻。人，活在世上，应该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而不应追求个人的享受。

你听这位老者的朴实淳厚之言：“我吃不着，其他的人却能吃着，他们会感谢我的。”

我们都说自己的心地纯洁无瑕，但是能否具备象那位老者的圣洁心灵呢？恐怕还不能。我们好象是个“鹦鹉”，说了好些学来的漂亮之言。而那个老者却以自己的双手，辛勤地培育着自己的圣洁心灵，崇高的目的。

去劝他的那些人或者出于好意，但也够心灵狭窄了，伟大的心理他们不能理解；或者出于恶意嘲讽，讥笑。这些人才真正是最低级的小人物，嫉妒别人的伟大行动，识为“傻瓜”。其实他们自己却才真正是个“傻子”——自以为很聪明

我要学习这位老者，以自己健牛般的劳动，为整个世界、人类，奉献一生。但愿我不要做个“老鼠”的替身。

1966年1月26日星期三

学习小组

我和刘家广早就商量了要在一起学习之事。现在基本上无事了，我们便开始了学习。

后我又遇着了王琳，也约他一起来学习。于是学习小组也就三个人了。

我们学的是“二论”，主要个人看书，再讨论。

第一次讨论是不够漂亮的，流于形式，泛泛一谈，收获不大。今后，就不这样了，有计划地进行学习。讨论也应有生气，有风格。

今日，沃玲和孙维贤来访。她们在前天来我家了，结果，我去陈老师家，未见着。今天她们来了，坐了三、四个小时。谈了不少。沃玲说31日走，动身去

包头。

1966年1月27日

小丽已学会了不少俄语单词，尽管她说得还不够准确，爸爸让我们继续教，我预备给她弄个计划本。结果只写了一半，便停笔了。

我在放假后不几天（14），就在盟图书借了一本《文言虚学》吕叔湘编的，对于我这个文言文水平差的学生来说是很适合的——这本书——是一本入门的书。

想写点东西，但终不能动手。心有余而力不足——不仅如此，无毅力啊。

题目早就想好了。《热情的人》，以芮素春为缩影，为主体（真事），以其他人（如安素云、刘玉玲等）为补充材料，加之想象；塑造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学生——的光辉形象。现在苦于不会“说话”，当时相处之日，观察不深。虽有宏想但一细琢，又空荡了。我要再想想，回忆一番，然后再说。

1966年1月28日

我爸明天就要走了。他的新大衣已做成了。自己买的布，弄的棉花，邻家用机器缝上去的。新的免不了好看。但肩要紧紧，不然太宽了。

学习时王琳没来。学完之后，刘家广和我决定写一篇关于语文学习方面的方法，就是以“二论”指导学习。刚写苦于无材料。于是我们就看参考书。

而后，我和刘家广谈了思想问题。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个比较典型的被资产阶级思想争去的学生，他的思想比较系统、完整，并非幼稚。尤其是家庭和书籍给他的影响最深。他忠孝义气甚重。对新事物不易接受，有点回避：一本关于阶级苦的文章都未好好看过，现代小说，如我们疯抢看读的《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等，他只不过是翻过几页，并未细看。而那些古典文学《三国演义》《水浒传》《警世通言》《三侠五义》等却看个开心，《红楼梦》读过多半。

这些已促使他思想变化了，从而性格已变了，开始，沉默寡言，对政治不感兴趣，以至身体也受一些影响，头痛——神经性的。

更严重的是他的思想中隐藏着一种他本人自认不知觉的“厌世心理”。他曾作过一篇关于理想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作为读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的感想而写成的。而他的这种感想却与陶铸的文章的精神本质几乎截然相反。在这篇文章里，他所谈的便这样的一些事（此文我才见过一次，那时是刚写完，于初三）（现在追忆，不免有些困难，但确信梗概。日后欲寻此文，以存）：不满现实。父亲老了，早起晚归辛苦干活，而待遇极少、条件极差，至家里也无有欢乐，多哀叹。然而，干部们却享有各种待遇，每日上班、下班、规律、轻松。干

部吃的白面，是油炸的，我们吃的却是黄的——苞米面饽饽。大概他所着眼的便是他周围的一些私事。于是他又开始幻想，描绘出一个他自认理想的社会——境界，并甘心为之奋斗，又为父亲一样的工人发了一些议论。关于理想我说他是很模糊的，懂不懂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如何对待？是他不曾想正确的，甚而未想。当然还有不少内容，长达五页（十六裁）之多。

并且他说有人看了他写的，啧啧称赞，那便是赵建信。其父是个商人，其受家庭影响亦深，思想亦不算进步。怎不共鸣呢？

中学阶段，他还学过不少文章，宣扬的是“母爱”“孝子”“鼠目寸光”之作，涉及自己的一些微小之事，他总要议论。而他不善讲，也许是形式所逼不能说，故多笔文。

母亲给他讲的《二十四孝图》是发生了不少作用，《警世通言》的确适用于他，他有几句挂在口边，常常无意或有意地写在书本的扉页上，我看见了，总有不悦之感，现已多忘。多是理想、君子、小人，接人待物。

他今日所谈中，关于地主还要好多异论（以前不曾说过）：“地主是靠勤俭起家的。我们那地方就有（山东省武城县要庄）。他家里极勤俭，没见过吃好的，净吃苞米面或其他下等粮，秋后，不辞苦地领着家里人去拣粮食。没顾过长工，只有短工。他也不那么残暴，待人也不坏，我爷爷就给他家干过活（租他家的地），没受过多少苦，不象书中所写。”关于穷人，他说：“我们那庄上也没有几户穷人，有的穷因为懒，只因为抽大烟，倾家荡产，以至穷。”他说，他们那一庄都姓刘，记一个家谱（不分你我，不论阶级）。他家没什么苦。他家是中农，有土地、房子、牲口；母亲家更富裕，地、房子、骡马、大车等都有（也为中农）。母亲的爷爷原是个先生，讲《经书》的，儒子。

关于过去的事，都是母亲讲给他听的。

我说：“你应该再详细了解一下要庄的村史，更要分析一下家庭。”他说：“我母亲还会骗我，这些事又不干涉她。”当然他还是答应了要去了解。

我和他谈过两次，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说未经历过他的那个过程，未有亲身体会。

关于他的事，我想写一篇文章专门来研究。这里不说了。

我很注意，他的这件事我下决心，非把他争取过来不可。

我借给他一本讲阶级苦的书《仇恨的火花》。

1966年1月30日

于家写《关于语文学习》，内容以语文学习为例，试谈辩证法——即正确的学习方法。写了一部分，觉得材料不够充分。想先研究一篇文章通过分析，得出

目的。于是想分析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鲁迅的作品不易分析，但我却想撞闯。

以后又看了《文言虚字》，不行，有些困难，主要是接触的古文太少了，应加强。

安素之，杨春歌、杨香兰来玩，杨香兰的小妹妹亦来了。

晚上看茅盾的《蚀》，大量的色情描写，叫人心理不舒坦。但也兴趣地看完了。

完了便是一阵心里的哀怜，可能还有些难受。

青年人，他们还不是一般的穷苦青年。他们的青春多么暗淡、灰色。狂傲的心理。人与人之间的玩弄，对于人生的只想求“刺激”蔑视、浮轻、同情、纯洁、嫉妒、追求，对于生活的无目的。似乎伟大的理想，最终都成了泡影。他们叫人气，叫人可怜。他们也就是旧社会的牺牲品！

静女士的娴静——“圣洁”——抱素的冲击——痛苦——未来主义者，强连长。——动乱之时的隐居。

慧女士的轻浮——爱情的折磨——报复的心理——她也是开朗的，无情的。

王诗陶——自负——三角恋爱专家——东方明之死——怀孕——孩子——忍辱。

章秋柳——藐视一切、高傲、自认刚愎——爱情——追求爱情——不失望——舍身救史循——梅毒——对于生活的幻想。

复青——老练——教育救国论——对于爱情的慎重、理想中的爱人——不是章秋柳——朱女士——错看了她——悔恨，教育救国论的失败——颓唐。

朱女士——嫉妒——庸俗——低级

仲昭——理想不高，理想的踏实苦干——独干——孤独——“雄心”——陆女士——暗自庆幸——幻灭——打击。

一些一些的人儿的丑态，历史的丑剧中不知名的，看不见的小丑们，在旧世界的一个小旮旯里，蹦动了几下便消亡了。

死了的世界上的小人们！

1966年1月31日

早，王琳找我，去检查眼睛。

医院人太多，我决定明天早点去挂号，今天不看了。

回步到魏质彬家里闲谈。遇到了邹学华也在此，不久又来了一个外号为“丫头”的男同学。

我们是无处不争论。关于世界战争问题又引起我们的兴趣。

中美交了战头，苏联能否出兵，协助美国？

魏、王说可能。我说不可能。

苏修动员不起军队和人民，甚而可能因此毁灭苏修（我不是可怜他，而认为他们亦很狡猾）。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那些受过从 1917-1953 这么长的时间的马列主义教育的。苏修掌握了政权，但人民不会忍视，终有一天会起来革命，很有可能是这次世界大战。再说，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并非一样，修正主义势力最强的也不过是一些地方。

中美战争爆发，最大可能是苏联骚扰我边境地区。让道美国出兵——从中国北方。

魏说，政权在“修”手，他们可以指挥军队，强制出兵，他们的势力也不小，并且苏联人民还有蒙在鼓里的。他说根据历史经验：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的伪军和一些人民。我不同意，我说，这回时间、地点、条件都变了，都不一样，怎么还能重演历史。

其实，我倒希望苏修出兵，这样苏联国内必然掀起二次革命，那么，政权就可能再夺回来。更加利于中国和世界革命。

再一个问题，是战争的突然性。

魏说：说不定今天上午还热闹呢，下午战争的炮火便响起来了。

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次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我们首先有准备，我们有高级的侦察武器，美军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会知道，我们决不能在战争爆发以后才从欢乐中惊醒，我们事前必有防备。美国离中国远，运兵更易暴露，我们就更能早知道，所以这次战争不能象苏联的卫国战争那样，（攻克柏林电影），战争突然至极。

关于这些方面的讨论，有必要看看陈毅外长的答中外记者问。

出魏家，又去沃玲家。她说今天要走。结果未走。临走时，她送给我一本书，《学习毛泽东著作参考资料》。

下午哪也没去。

1966年2月1日星期二

天气很好，不过，这只是上午。

我去三中了，目的是取书——陈瑞银老师借给我的。本应昨日去取，结果未去成。

陈老师正好在学校练节日。是舞蹈，什么名，倒不知，可能是关于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的事。

还碰到石应桴、訾云程、朱成君老师，他们亦在练节目（还有王显棠）

还见到了徐德茂书记、王中合校长、张洪孝老师。

在王安老师的宿舍里，还见到了刘万波老师、王镇老师，他俩正在下棋。此时已经战五、六局了，王老师占上峰，王安老师也在看书呢！

这一上午还遇见许多不知名的新老师。

陈老师借给我的书厚厚一大摞，有十几本。其中有茅盾、周扬、文艺报杂志等编写的文艺理论书籍，有大学发的讲义，校印的，有铅字，亦有普遍蜡纸刻印的，还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的第一、二册，朱东润主编。还有几本《文艺报》。

从三中出来已经 12 点了，沃玲今天说走，现在已动身了，糟了。

我飞跑着去找显昊，又找兰义。三个人然后急行军，穿过大河，直奔车站。人刚到，车亦刚进站。只见车一停，我们马上从一夹空钻将进去。

寻找了半天，不见人影（不见沃玲），我上了车，也没有。我找了一个位置，就下车了。兰义说，沃玲在候车室里还未出来。白跑了。

沃玲出来了，还有孙维贤，她父亲已经给他找好座位了。

我们把她送上了车，寒暄了几句便下车回家了。

路经邮局，去邮钱，给我老叔。这是他邮来让孙孚去呼兰的，孚不能去，又邮回。

经新华书店，在这里停留了二个多小时，看了个遍，买了几本《陈毅外长兼付总理答中外记者问》《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著。

回到才想起，户口可能落在邮局了，果然，去了个电话问的。

弟弟借了辆自行车，去取。

下午的天变得异常的冷。

晚上，又洗了个澡——在机关浴室。

1966 年 2 月 2 日星期三

好大的雪呀！足有 1 尺厚，并且还有好大的风。真是：“寒风凛冽，大雪纷飞”啊！

冷得厉害，出不了家门。

魏质彬来了，他说：“今天是串门的好时机，保险，你要找的那人出不了家门。”可不是，看样子，他又成了“串门”研究生了。

他要借《蚀》，我没敢借。原因是：此书父亲是不让我看的，再说里面尽是一些淫色描写，谁看了都不见得有什么好处。我说，让父亲拿走了。于是他将从陈老师那里借来的《明清文学作品选》拿去了。

外面大风呼呼的！11点多的时候，轻了些，我去买粮。

下午，我到外面去堆雪人，费了好大劲，不成功。气得我不弄了。

如今，我真不好玩了。只想学习，这要在过去，我早在外面“滚”了。今天我只能在外面观看了。有几个小鬼（七、八岁）真是不畏寒冷，有一股惊人的魄力。就是在外面的愉快地玩耍。

他们还做好事，将雪覆盖的便所清理出来了。

我看了，心中不觉一怔，背上遭了芒刺一般。

傍晚看许广平写的《欣慰的纪念》未全看，选着几部分。其中关于鲁迅的记载给我印象极深，我看此书心是不算平静的，鲁迅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闯将，不愧受人尊敬、爱戴。

鲁迅先生，待青年我看世上无双。鲁迅的忍辱负重，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鲁迅的助人为乐，是超出任何人的。鲁迅先生的俭朴是令人耸闻的。同时代的多少人都把这位老先生当作是“阔人”“百万富翁”，然而实际上却截然相反。鲁迅先生的忍辱负重，决不是“脸皮子厚”，他老人家每遭了人家（非敌人）的侮辱、嘲笑、谩骂，总不会当人家面，甚至是一般人面，发脾气。往是暗自“呕气”，也许他的身体与此也有关。为什么爱吸烟喝酒，与这也有关。鲁迅为工作失眠是常事，为民族的解放辛苦奔波。还有许多，许多。

我最崇拜鲁迅先生，决不是盲目行动，决不是道听途说，决不是信口浮言，我听毛主席的话：“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方向！”

1966年2月3日星期四

白天就是学习了，刘家广未来。

晚上，我到盟图书馆去了。看报，有两个人物不平凡。

“麦贤得”——解放军英雄，身残志不残。这几天，我对时事关心得不够，报纸也未看。其实这件事早几天就轰动全国了，我还全不知。关于他的事迹，我在报纸上未见到，听人说，他是海军战士——轮机兵，在六五年，击沉美蒋舰的战中，脑中弹片，伤甚重，坚持战斗2小时之久。在取出弹片后，神经受到损害，右膀失去了机能。在治疗中，毅力顽强，坚持学主席著作。他之所以成为英雄，就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报纸上登了他用左手字的“毛主席万岁”。他知王杰雷锋一样，也有一部光辉的日记，报纸上选登了。

“寇志寒”——青年革命化的榜样。这个人实在不平常。11岁参加工作，只有高小文化。至今（25岁）不仅政治思想好，而且把大学的电机系的全部课程都

考完了。他两次见到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第一次只有 15 岁（一九五五年）因为他在农村的劳动中，动脑筋搞技术革新，改革农具，参加了一个什么（忘了）代表会议，见到了毛主席。他学习主席著作，学习业务，都十年如一日。毅力顽强，勤学苦练。我们可以想想从高小文化一直到大学（甚至更高级）的文化这个过程是多么复杂艰难，而他闯过来了。他的虚心叫我真感动，人人都是他的老师。高中生、老农、老工人，火车上结识的懂得电机的旅客，石家庄电机学校（这是在打电话时，偶然在一个簿子上看到的）、各大学电机系、杂志社、科学家等，我想都想不到，别说做了。他现在在河北省一个农村中的电机修配厂工作。他还不辞辛苦地传授知识给农村青年，为他们编写适用的电机常识。他的一切从未离开过实践：

他是又红又专的典范。

我一定好好向麦贤得和寇志寒学习。

尤其是在做——行动上。

胡庆祥同学（他考上了哲盟农机学校）（学兽医）告诉我。他的父亲说，王杰烈士的未婚妻在他们那块，可好啦，什么活都干，学主席著作更积极。我听了很高兴。

今天看报给我的收获，还有一点，就是当前的国际形势。

美国蠢蠢欲动，到处调兵。真是“蚂蚁撼树”。原先驻在欧洲的军队，由于已经“脱了险”，所以都往亚洲开。日本的叫嚣更凶，真不愧美国主子的“哈巴狗”。

世界战争近在“咫尺”，不过，我并不感觉紧张，细想一下，好象有什么东西在支持着自己，促使我和所有的人民不畏一切。是毛主席的声音，是陈毅外长的“讲话”，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我犹如添翼之猛虎，美帝也不过是条狼吧。

《笑谈“中美战争”》

美国佬

最拿手的把戏是——

“蛇吞象”

蚂蚁摇树，喊容易。

掰着指头数数——

它神经错了乱；

硬是说鸡蛋比石头硬……

蒋光头白赔了八百万
约翰逊你真聪明
家犬共有三百万，
哈巴狗有几多
算儿算女算老头
算来算去也不够八百万
怎么为？
糊点纸人，扎点草人
算上影子
也许能凑成八百万，
可真可怜。

中国人和你们打
也真够遗憾，
曾记否
“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吹牛大王，你怎配称强虏。

丧命的狗，
狂吠几声也死，不叫也死
“早死比晚死好。”
——约翰逊的主意妙
活着来，死着回去
——上帝保佑
认识一下中国人
重温昔日梦，
你们死了也可能甘心。
死在亚洲，总比活在美国强，
过得腻烦阳间生活，
只想到阴间去
——野兽的欲望哲学。
哈巴狗怪可怜，
没了主子，咽气似地蹦达几天。

你们喜欢“升天”呀

我才知道！

1966年2月4日

上午盟图书馆借了《辞海》看了一上午。不外借，在图书馆看。嗨！《辞海》真厚，真大，真贵。

它是1965年4月出版的最新，是一版第一次印刷，主编陈望道，编委二三百人。什么人士都有。数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应有尽有。这是一部综合性辞典，百科全书，上、下两册共50元。4万四千多页。真棒。

我用了一上午，查到的字却很少，累得够呛！

看文言文书籍，真难，连字都不认识，《新华字典》，根本不顶用。

晚上又去了。

1966年2月5日

上午，一个姓王的同学（高一、二）来我这玩，他家住在附近。他昨天说要借给我《辞源》，今天他来告诉我，《辞源》他爸爸拿走了，还有一本古老的字典，他爷爷不借。

我俩谈到国际局势。日本、美国、苏联、法国、英国、小国、大国，与中国的各种关系的国家，什么都谈。他和我的意见类同，所以越谈越旺盛。

午后，他借给我一本《古文观止》，早年出的。

3点多钟我上街去给王林邮钱，配眼镜的（邮到哈尔滨亨德利）

顺便到了二中，见到了李老师，他改住了隔壁的一尾。原因是同屋的另一个李老师的爱人来了。谈到六点半，借了本《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原打算借新语文课本与大字典，都没有。

回家，路过报亭买了2月3日的《人民日报》，里面有几篇是关于批驳《海瑞罢官》的。在国际形势中，约翰逊宣布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是件重要之事。可恨！

色厉内荏的美国总统，据外国记者说，他在宣布此项事时，音调和表情都是“软型”的“惧怕”的“抖动”的。

本质！

1966年2月6日星期日

上午去看了电影《朵朵红花向太阳》，这部影片是纪录全国少数民族业余文艺观摩演出的。

很好。风格独特，花枝招展。真是“满园春色花满园，满园鲜花竞争妍。”

朝鲜族的舞蹈优美极了，宛如杨柳一样柔软，又如松枝一样苍硬，其步法、手法，齐、快、妙。舞蹈情节是动人的。

赫哲族和蒙古族的民兵舞也是极漂亮的，真是“飒爽英姿”的气概。

高山族的一个男歌手，唱的《我爱我的故乡》是极动人的，即是《我爱我的台湾》，声音粗旷，想念，满怀信心去解放。太淳厚了。唱完，他振臂高呼“一定要解放台湾”，在场的人们——多是解放军亦举手握拳高呼。

最后一幕为最妙，好多好多的民族一齐上台演出，真是大团圆，百花齐放景象非凡，叫人眼花缭乱。

最叫人心切的还是演员们见到了毛主席。

并且蒙古族一名小歌手（小女孩十几岁，或更小，唱《学习龙梅和玉荣》），由邓小平总书记抱起，递给毛主席，毛主席抱了过来，又放下。啊！小姑娘太幸福啦！

看完了，这个印象始终不落。

这个电影真好，这是我国文艺线上，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回家一看，晓晨和孙维贤在这等候许久。唠嗑，至4点，她们走了。

孙说，她家邻居，在3日那天被一人给破坏了，将被褥、衣服、花盆、镜子、收音机，屋里的东西无一没被弄坏。

白衣服上洒上蓝钢笔水，淹酸菜的水、泥水、污水和被褥、衣服等混在一起，有些衣服，还用剪子剪坏了。年画也给烧了。只有照相机的三个彩色镜头不见了，其余都未丢，但都遭了破坏，损失亦不小。

这个破坏若是男的，（同院一小孩看见了）

看样子，象是两家有仇，又象是极了解他家。

可这家里：男的（丈夫）在水文站工作老实；女的是盟医院的护士，刚刚搬过来，与人来往甚少。

不过，这一对夫妇，是刚结婚的，并都是二次结婚。男的先妻因病死；女的离婚的。女的在男方的先妻病住院期间（在扎兰屯）是她的护士，爱护她。她死了（病无法治），不久她便和这位男的结婚了，并且转到海拉尔盟医院。

别的知道了。

1966年2月7日

上午梁慧来了，刚坐下不久，刘家广便来了。不久，魏质彬，王琳又来了。梁便走了。

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没甚意思。随便看了些书，到中午便都散了。刘家广还

是脑袋疼。王琳和魏则是乱逛的。

王把《内蒙古珍奇动物》和《写话常识》借去了，魏把《欣慰的纪念》借去了，我把郭沫若的《沫若文集》还给了他。

梁慧，现在在公社里给民校当老师。

我们闲扯时，谈到了岳琳，她是个风流人物，下贱，——常和刘海生通信，我不知道此事，梁说的。

晚上看《伊索寓言》，甚有意思，故事短小精悍，哲理深刻，颇有趣味。

1966年2月8日

费了一天的工夫写了个“工作总结”，是支部的。

当然还看些书，《契诃夫短篇小说》，古典文学，晚上看主席的《矛盾论》。

对于看书，我觉得这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

给芮素春写了一封信，末尾是这样写的：“世界战争爆发之日，也许就在明天。我早已下了决心：不成功，便成仁，死而无恨，鞠躬尽瘁；绝不苟且偷生，贪生怕死，为党，为民，为世界大同效命疆场。”——誓言
芮素春非常关心我。

